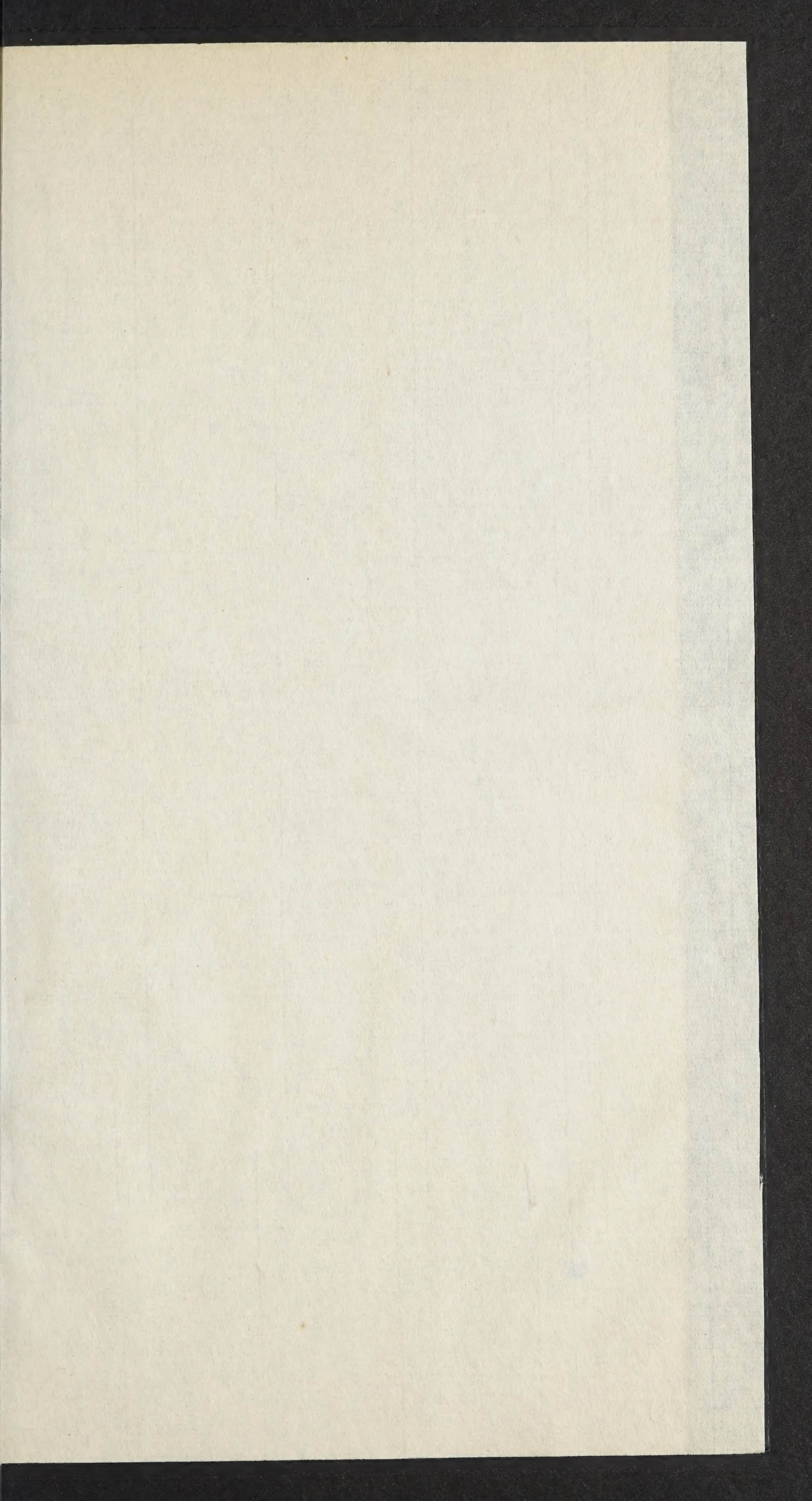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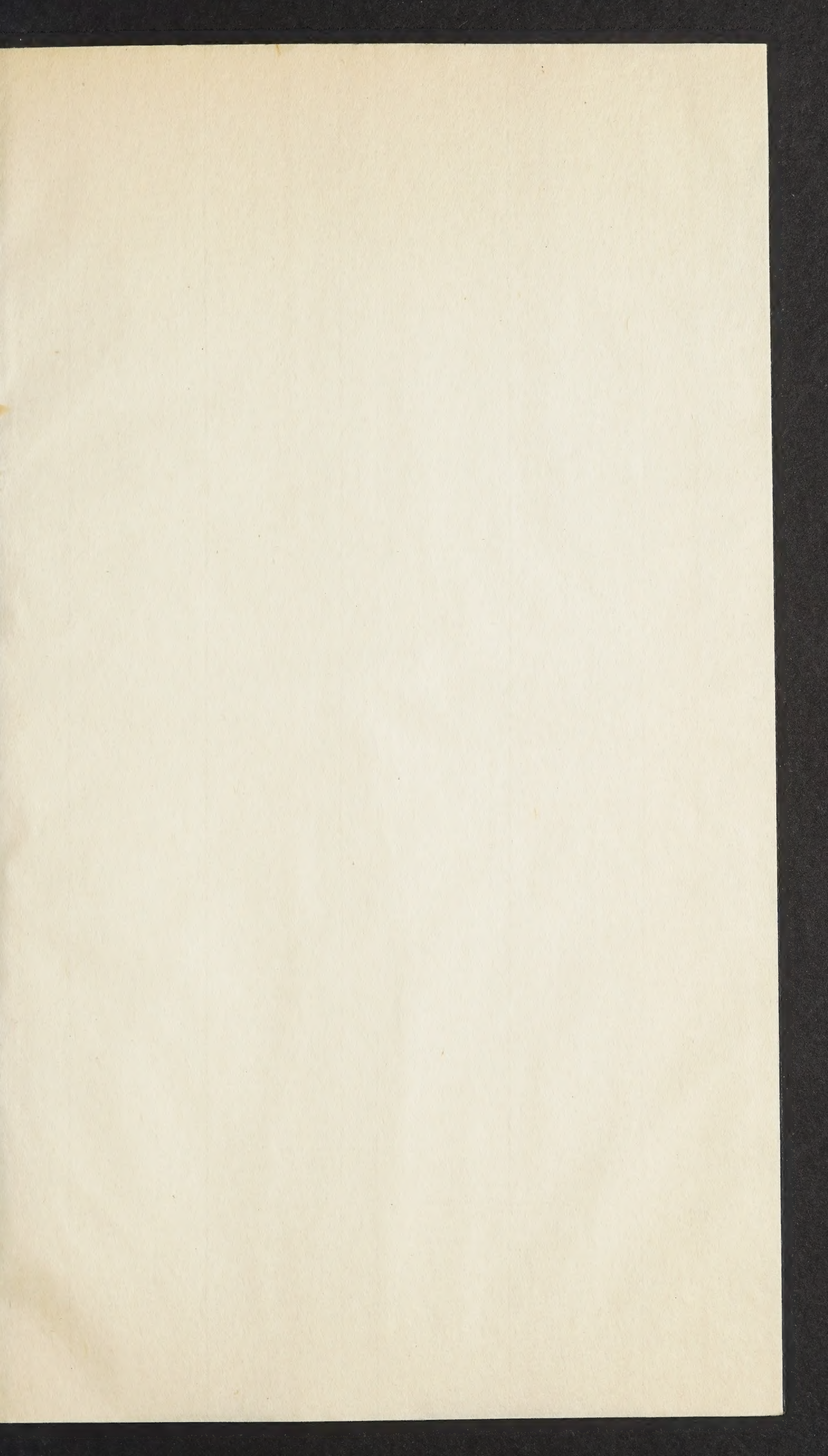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七 目錄

後漢書 詔令

光武帝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七目終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八

後漢書奏議

諸將

請上尊號奏

竇融

封皇子議

朱浮

日食疏

杜詩

諫考竇黨事疏

竇武

諫黨事疏

楊賜

青蛇見封事

孔融

薦禰衡疏

馬援、

明正史文選卷之八 月 終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八目錄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九 目錄

後漢書 雜著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九目終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目録

後漢書史論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目終

後漢書 詔令

雲間 顧在觀觀生 沛中張 豸繡甫

許清胤介夫輯評 顧之萃宗之參訂

勾章陳 裕廣生 陳 祐天生

光武皇帝 諱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兄伯升好俠養士王莽地皇三年起於宛建武元年即帝位祝文曰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

封功臣詔 建武二年春正月封功臣皆爲列侯

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愼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

薄氷。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
大鴻臚趣上。朕將次而錄之、
敎化之行中人可爲君子君臣相保有以矣

光武皇帝

賜竇融璽書　建武五年　竇融遣使獻馬　帝歡甚亦遣令還賜融璽書

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

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

書至河西皆驚明見王者之慮思若有神非偶然哉抑或以刺得張玄說也

光武皇帝

賜隗囂書　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賜囂書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畧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

囂甘心更始抗顔光武生我父母成我鮑子設詞過既宜咎其奸此復拳拳何及

光武皇帝

勿受異味詔 建武十三年春正月

詔曰、往年已勑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豫養謂未至獻時豫前養之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勑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光武文袠有餘然出之自然多不經意輒有近於諧笑如此嚴重猶是西京

光武皇帝

地震詔（建武二十二年秋九月）

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舊法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今赦許之）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宇之下而家羸弱不

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爲尋求之、

敕條委細心誠政實

光武皇帝

詔報臧宮　建武二十七年宮與馬武上書言匈奴疲困豈宜固守文德墮武事

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

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一身歷兵間得不厭苦

明帝 諱莊光武第四子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立爲皇太子中元二年二月即皇帝位

即位詔 中元二年夏四月

詔曰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懷柔百神惠於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爲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粟

人十斛其施利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巳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爲內郡人妻在巳卯赦前一切遣還邊恣其所樂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竝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橈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太尉憙告謚南郊司徒訢奉安梓宮司空魴將校復土其封憙爲節鄉

侯訢為安鄉侯魴為揚邑侯

謙損已過文勝於情

大惠恒寶[illegible]有[illegible]存者小[illegible]嘗[illegible][illegible]九功之[illegible]

十[illegible]有[illegible]有[illegible]亦可以燮天人之元[illegible]天神而[illegible]

清肅臼逃文淼於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太[illegible][illegible]告[illegible][illegible]

永清俞奉[illegible]矣無愈[illegible]已矣。[illegible][illegible]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明帝

幸辟雍詔 永平二年冬十月

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 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三老知天地之事者。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五更知五行更代事者。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小雅逸篇也。升登也。登堂而歌，所以重人聲也。八佾具修，萬舞於庭。萬亦舞也。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

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盛世之事未可口虛文少也

明帝

寶鼎詔 永平元年夏四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

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遭德則興遷於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亾史記曰鼎入泗水中鼎亾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其以礿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

歸美三公事從挹損爲矯甚力

明帝

班示封事詔（永平七年冬十月日食既在位上封事帝覽章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

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譴（春秋感精符曰春秋撥亂日食三十六故日至譴也）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事百官詔曰羣臣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

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宜淫之心飛蓬隨風。微子所嘆。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搖而無所定謂之飛蓬永覽前戒。竦然競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急耳。

引喻幽渺可謂兼覽

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女選入太子宮年十三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陰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

重請封諸舅報帝重請曰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不加恩三舅乎

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重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

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此政深於愛其兄弟處是其賢亦是其知是其德亦繫其才

章帝諱炟顯宗第五子立爲皇太子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永平十八年八月即皇帝位

即位詔永平十八年冬十月

詔曰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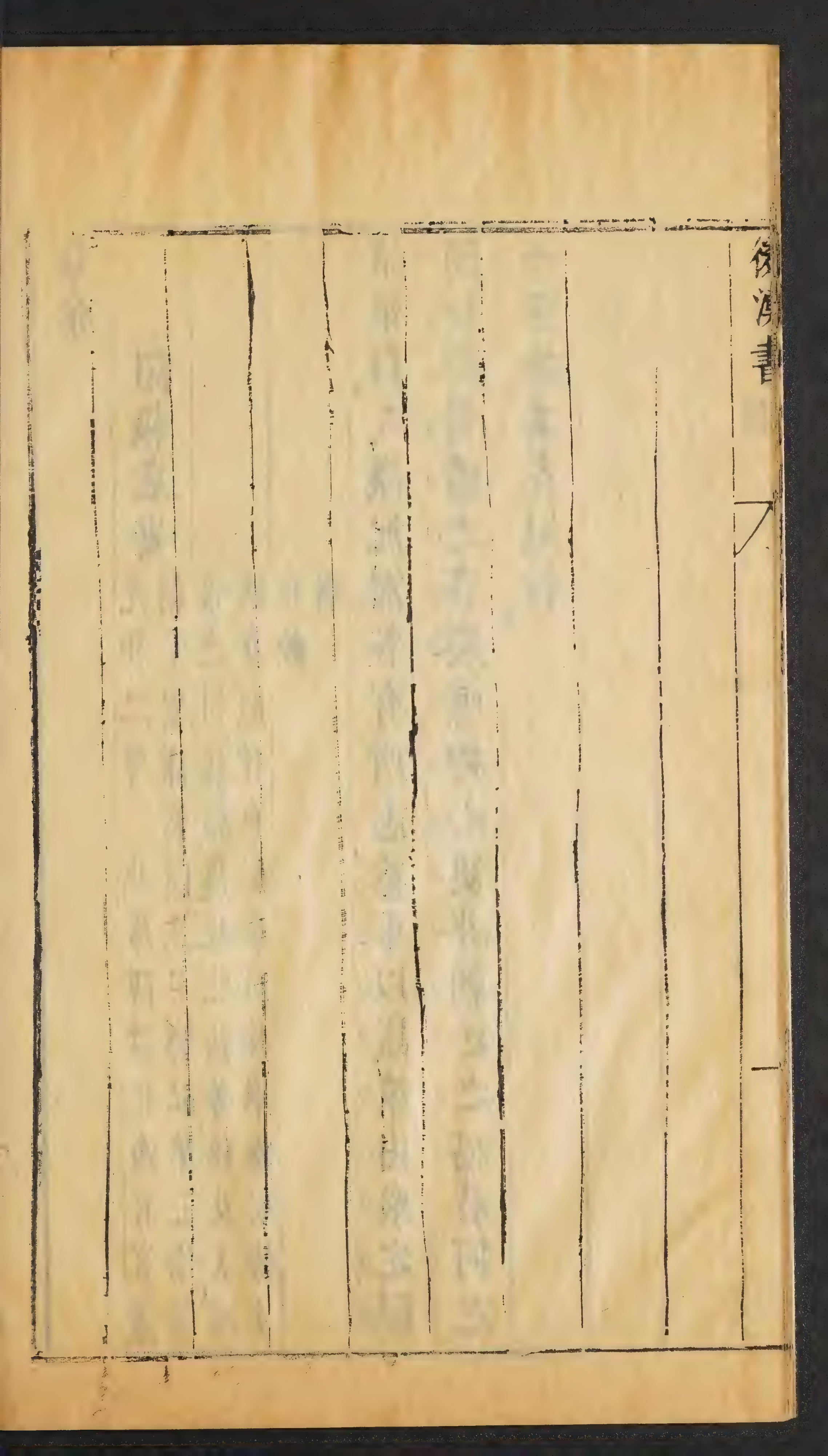
四方稱朕意焉

雅有風度

章帝

詔報袁安元和二年北虜謀欲犯邊百官議朝堂安議當還生口鄭弘第五倫皆恨之司徒桓虞廷叱弘等倫及大鴻臚韋彪作色變容司隷舉奏安等上印綬謝

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盖事以議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



章帝

禁奢僭詔 建初二年春二月

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宜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必貴先京師化自上起者也

章帝

賜助祭詔 建初七年秋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

詔曰祖考來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如此温穆及人不以其物

章帝

詔三公 元和二年春正月

詔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使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悃愊至誠也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勑二千石各尚寬明

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

寬明二字下得有意寬而不明禍民有甚於苛察

和帝 諱肇肅宗第四子建和七年立爲皇太子章和二年二月即皇帝位年十歲

擇良吏詔 永元十二年春三月

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埶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 王制曰析言破律也 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

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時政頹弛其勤復爾

鄧皇后 諱綏太傅禹之孫永元八年冬選入宮爲貴人十四年陰后廢立爲皇后帝崩迎立殤帝后爲皇太后臨朝

遣掖庭宮人詔

詔曰朕以無德佐助統政夙夜經營懼失厥衷思惟治道由近及遠先內後外自建武之初以至于今八十餘年宮人歲增房御彌廣又宗室坐事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宮人皆爲庶民以抒幽隔鬱滯之情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和熹政事無不可觀然此條非女君有不能爲也

安帝 諱祜父清河王慶延平元年慶始就國鄧太后留帝清河邸八月殤帝崩太后與兄隲定策禁中迎帝即位

崇節約詔 永初五年夏五月

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戹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言有

司怠情不遵法令
將欲順秋行誅
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實實利病於百姓者獨有司耳詔書雖切何益

後漢書奏議

雲間　顧在觀觀生　徐延禧介臣

許清胤介夫輯評　顧之莘宗之參訂

勾章陳　裕廣生　陳　祐天生

諸將

議上尊號奏　建武元年公孫述自稱天子光武從薊還過范陽至中山諸將上奏

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羣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

自潰、後援邯鄲、北州弭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

文質則強文文則弱諸將武人多質宜與高帝郎位疏同勝

封皇子議 巴蜀既平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重奏連歲乃詔羣臣議

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爲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爲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

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
合舊厭塞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
具禮儀

至是卽位已十五年矣諸子之封群臣連奏以決
又爵止于公人情孰不欲驟貴其子者

朱浮字叔元沛國人建武二年封武陽侯

日食䟽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見黜罷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䟽

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温柔敦厚詩教也踈通知遠書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爲武王陳政道陰陽之法災異即咎徵之類也皆宜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内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輙見

序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

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推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據州典郡皆爲日象紆義難通久任成政自是定理

杜詩字君公河內人遷南陽太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降避功臣疏 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群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

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
用之泄猶雜也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
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凫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
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
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
譬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空虛缺數郡以
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
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
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進

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中外迭居勞佚平任此通達之識非虛讓也

鄭興字少贛河南人少學公羊春秋晩善左氏傳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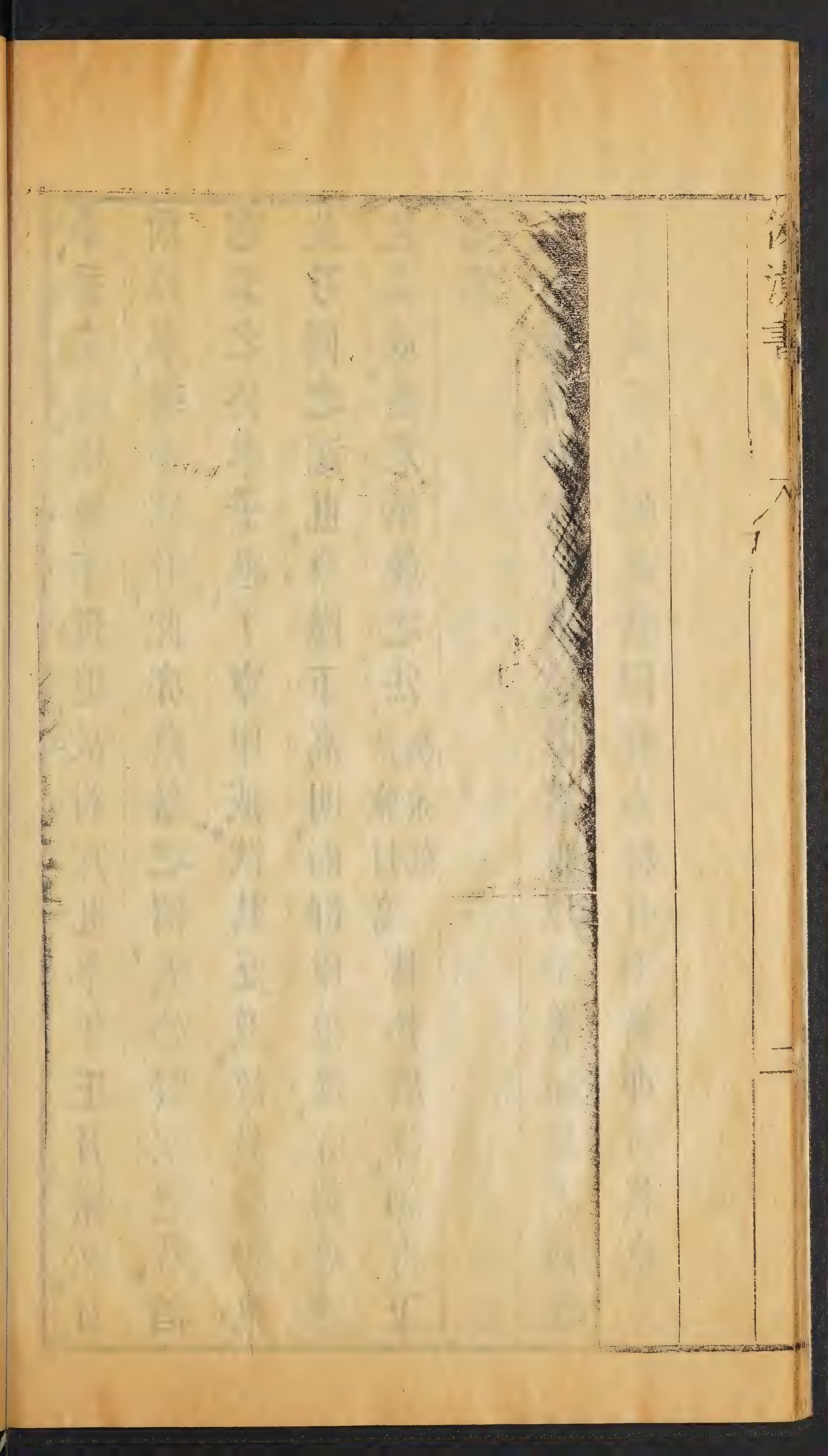
日食疏 建武六年徵興爲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

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已來讁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 言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 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 降物素服 君不舉 不舉盛饌 避移時 避正寢過日食時也 樂用鼓 奏鼓伐鼓 祝用幣 用幣於社 史用辭 用辭以自責也 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讁見日月變咎之來不

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巳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見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郤芮謀燒公宮郤穀郎弑其族文公不以爲讐而任焉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巳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

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兠之政垂意洪範之法洪範曰高明柔兠博採廣謀納群下之策

史稱輿依經守義文章溫雅以不善讖故不能任光武聖人崛起智同群盜終身不解亦可怪也



魯丕恭弟好學不倦以魯詩尚書教授爲世名儒

論說經疏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丕因上疏

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衣服之賜誠爲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

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旣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旣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守其師說專固如此亦以此此精一家亦以此蔽衆理漢人得失往往而然

馮衍字敬通京兆人更始二年鮑永行大將軍事以衍爲立漢將軍更始歿永衍乃共罷兵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立功贖罪衍獨見黜衛尉陰興重衍與之交帝懲西京外戚賓客皆以法懲之衍由此得罪建武末上疏自陳猶以前過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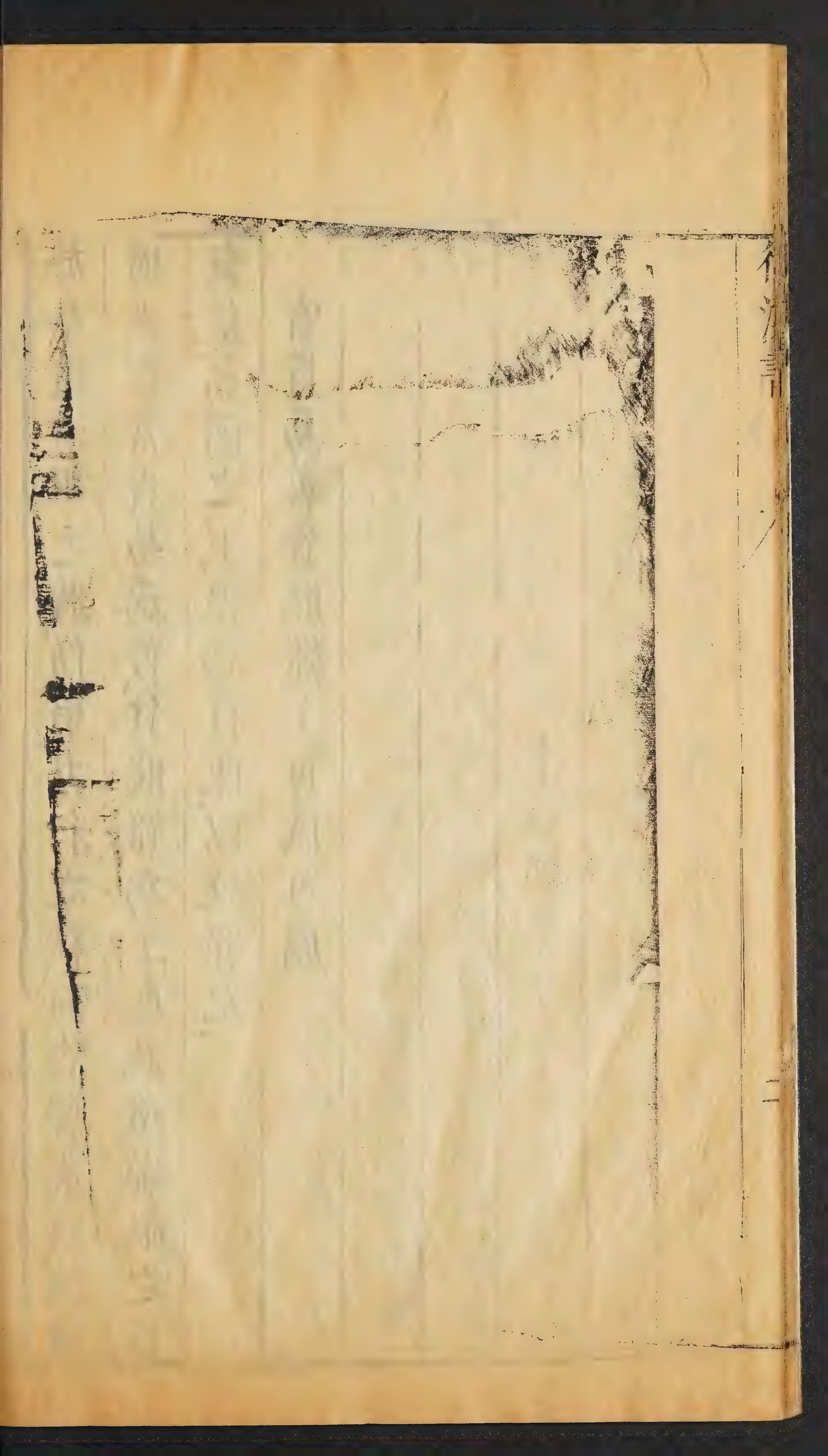
自陳疏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

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埶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勑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

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忿讐叢興、譏謗横世、葢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壠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

富貴易善貧賤難工可感可厲



朱勃字叔陽馬援同郡人年十二候援兄况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見之自失

訟馬援書援征五溪病卒梁松因事陷之帝大怒收援新息侯印綬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末規猶下計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

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涓泉埶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亾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輙克銖鉏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

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横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

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鄒陽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恩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絶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

戰慄闕庭、

光武之明馬援之賢幾于不終聞朱勃之言亦不

悟讒口之中人深矣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

左氏大義奏

肅宗好左氏傳詔逵入講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于是具條奏之

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昭公而二厲公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知權柰

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酅入於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讐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讐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讐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弓以濫來奔又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寃抑

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
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
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
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
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
遂爲重讐、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
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
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
强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

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施讐孟喜梁丘賀也尚書歐陽、復有太小夏侯、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也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五經家皆言顓頊氏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是爲帝顓頊當時五經家同爲此說若以顓頊代黃帝以上德王郎顓頊當爲金德高辛爲水德堯爲木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爲火德也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左氏傳曰黃帝氏以雲紀少昊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

注曰朱宣少昊氏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

左氏與聖賢表裏猶必傳讖以求立邪說之入人深矣



袁安字郡公汝南人爲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章和元年爲司徒

上更立單于封事北單于遁走地空竇憲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修爲北單于安懼憲計遂行乃上封事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

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捲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

單于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其立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于是與憲更相難折憲引光武誅韓歆故事以懼安終于不移此謂社稷之臣矣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肅宗初爲尚書
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絶知友

奏刪律令條法 寵爲廷尉數讞疑獄務從寛恕又鉤校律令條法溢于甫刑者除之

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

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幷爲三千、悉删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三千三百禮刑相爲表裏朔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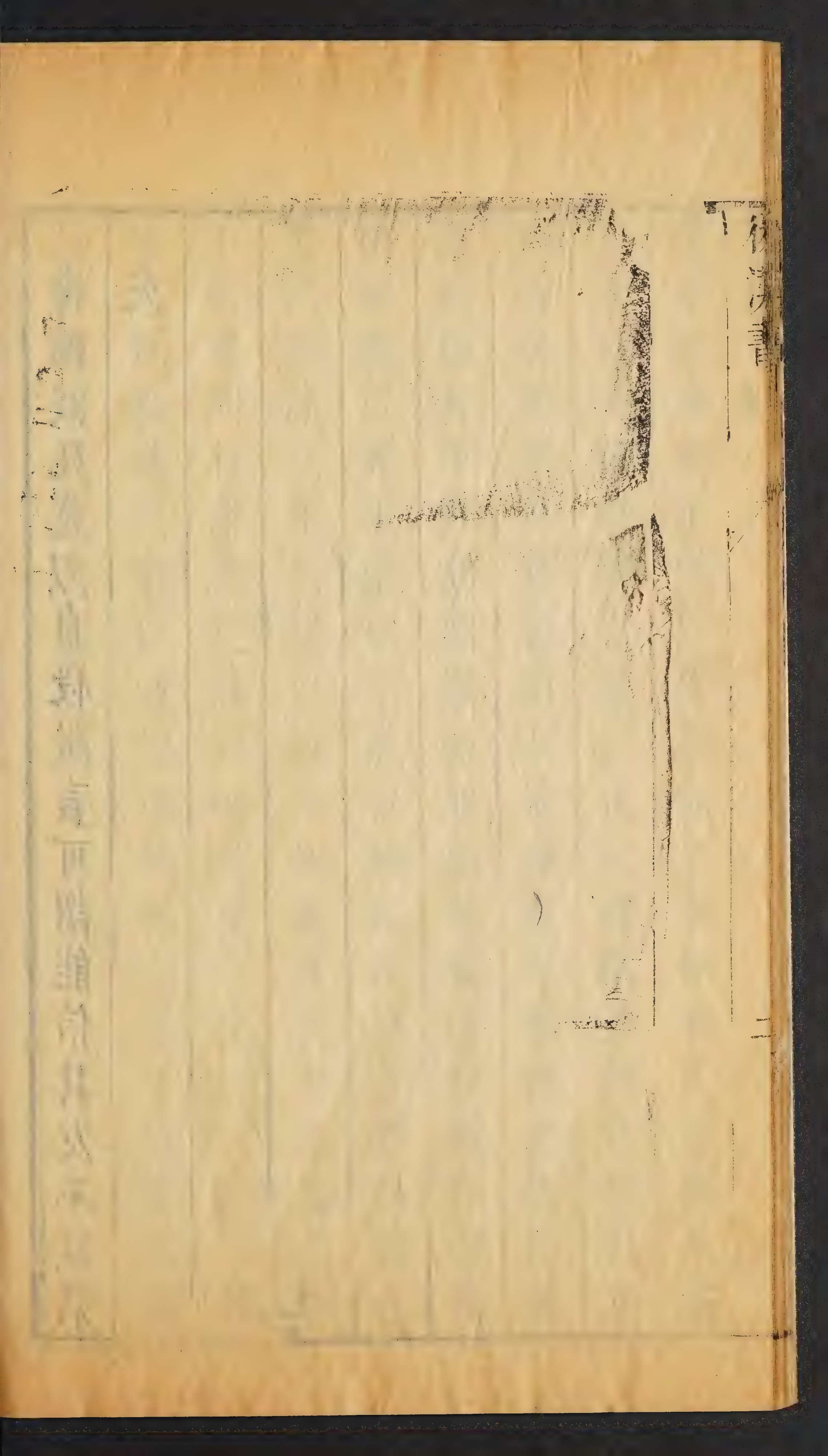
何敞

理郅郅壽䟽 壽上書陳竇憲驕恣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憲陷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

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于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輙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爲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

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
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
以誹謗爲罪、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
誅、臣恐天下以爲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
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爲壽也、
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
不欲聖明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寬容覆載謂之晏杜
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
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

壽雖滅死竟以自殺敞言可謂能信其友不欺君
矣



何敞字文高扶風人元和中辟大尉宋由府後拜爲尚書

諫竇氏封事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以致殺身滅家、而猶爲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以深至、天下

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
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
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咸
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
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
之功如憲等陷于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
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
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父母之
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佑然臧

稷之謀、上安主父、下安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歴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仰家權、可與叅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敞言已切、憲怨已深、不蒙其禍、亦袁任正色于上、得以抗議如此也

守

班超字仲升彪少子爲人不修細節然内孝謹家貧傭書以供養久勞苦輟業投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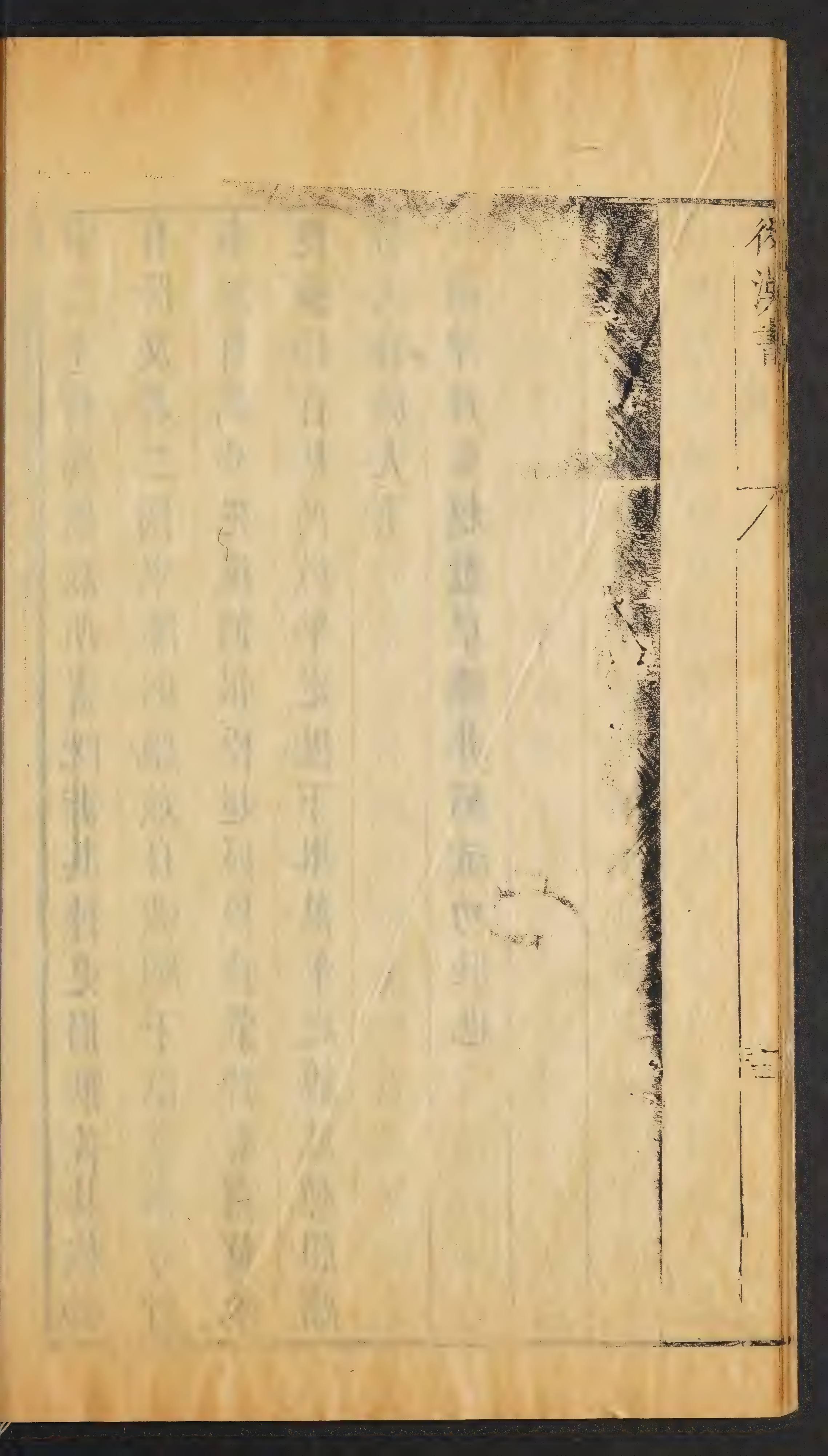
請兵疏建初二年超攻姑墨城破之欲因此臣平諸國上疏請兵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兹平通漢道若得龜兹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絶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鈆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

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化向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

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讀仲升文超邁卓躒非獨武功壯也



張衡字平子南陽人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作渾天儀復造候風地動儀學者皆復其妙

陳事疏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傾覆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倥偬窮困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僞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

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浩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昬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

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恩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復反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智竆天地思引玄微爲文峭潔通明廼復如此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邕性篤孝母卒廬於冢側有兎馴擾其旁又木生連理辟司徒橋玄府遷議郎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自書於碑

陳政要封事 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之害制書引咎羣臣各陳政務所當施行邕上封事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

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忌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

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齊制宜如故典庶荅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

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隷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龎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

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

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効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

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抑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

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邕號博雅有史才其文爲後書所載者唯此最優矣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司徒郃之子也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有志之士多慕其風京師咸歎曰是後爲李公矣

對詔陽嘉二年有地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

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德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之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者唯賄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

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

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于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祿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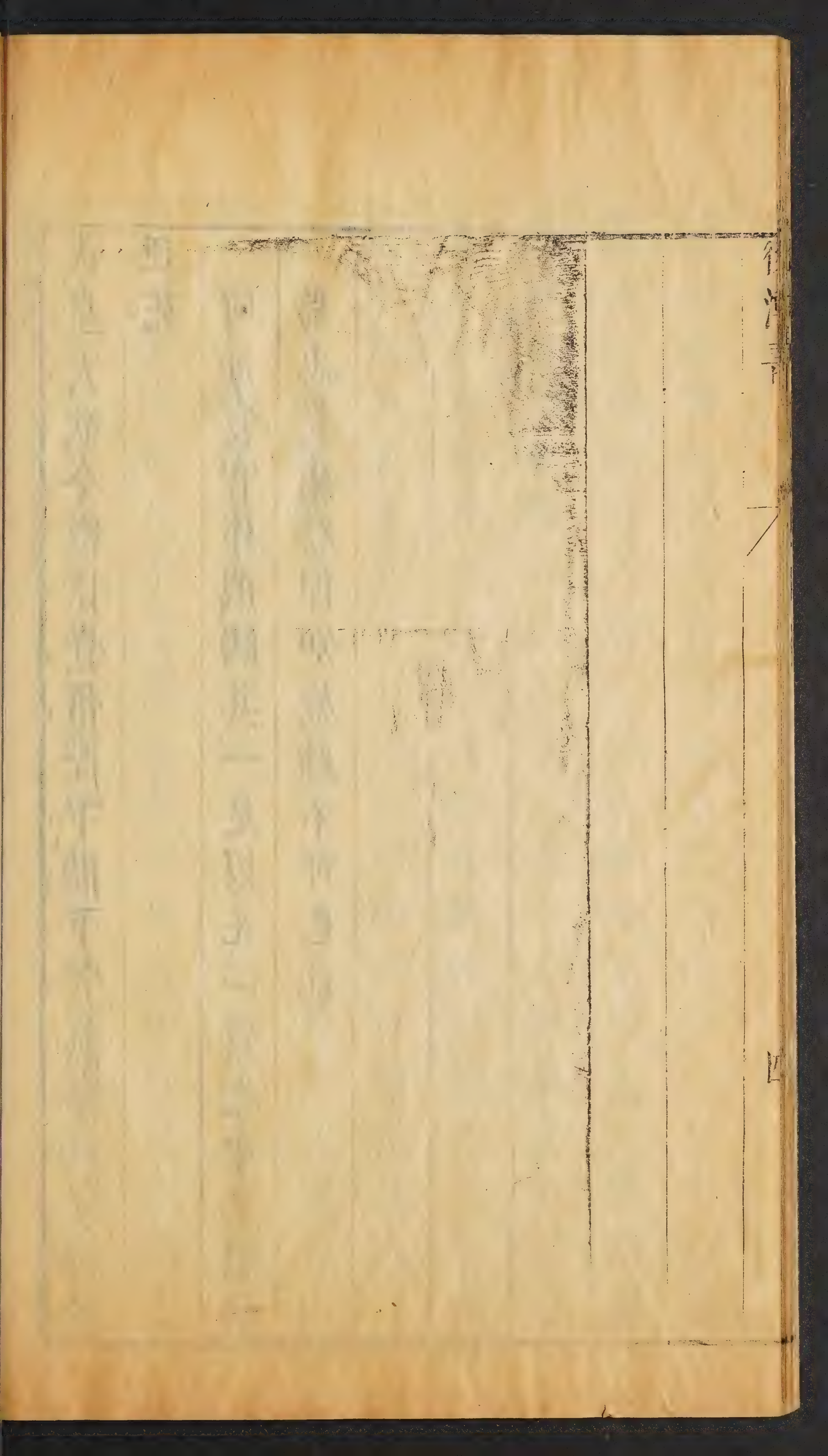
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
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
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
海權尊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
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
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
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
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
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

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閒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制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冐昧自聞者儻

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阿母宦官外戚觸其一足以死一策之中三禍犢焉忠義蘊發即知旋踵不可已也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年十五嘗閒處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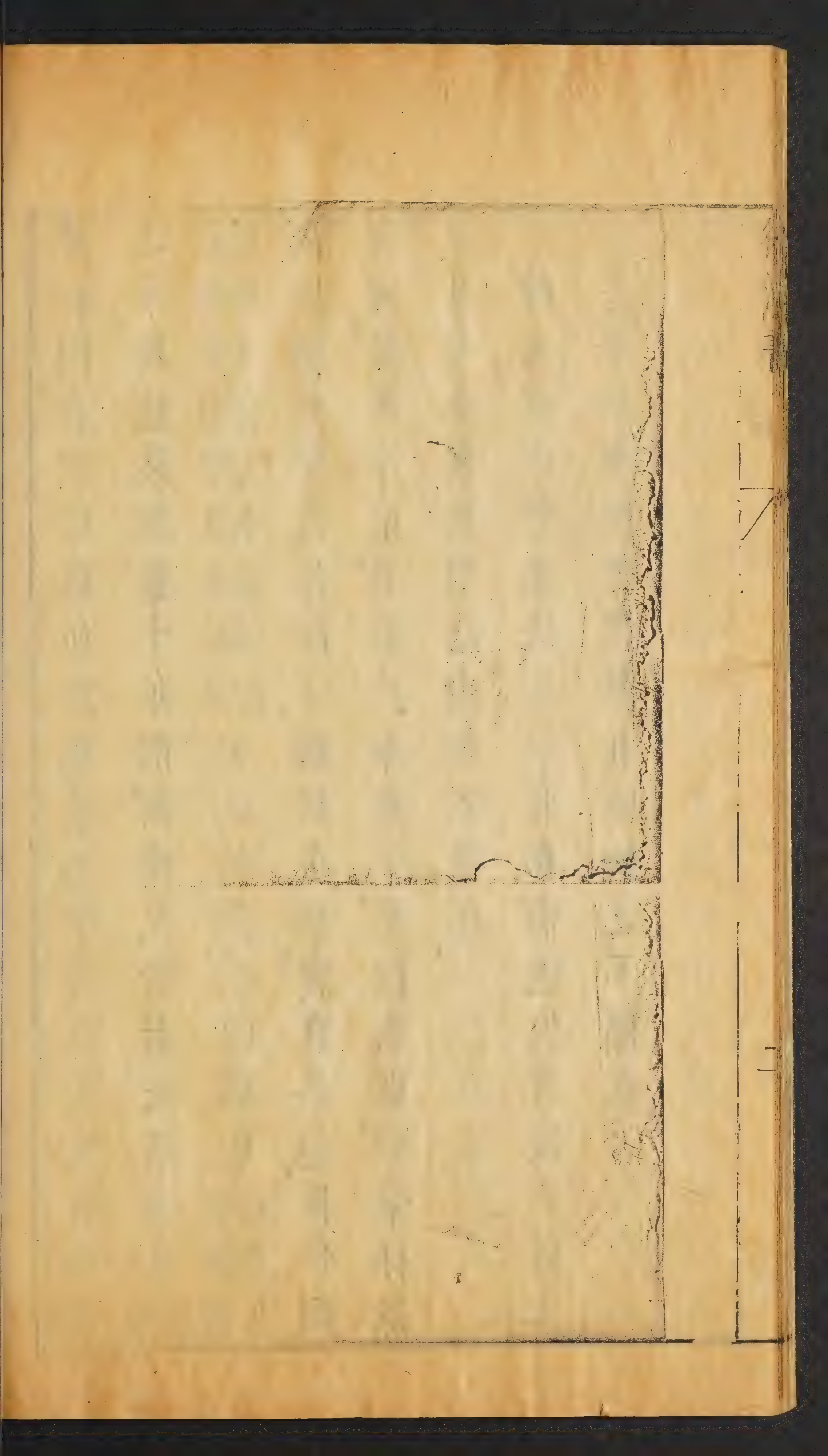
諫考實黨事疏　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

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隷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

書阬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
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
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
成敗之機在于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
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
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于獄殺無辜于市乎昔
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
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
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

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絕無日食，天不譴報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悢悢猶眷眷也。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陳大尉剛毅果決，足以有爲，需遲失會，敗於閹人之手，將無國運使然，非臨機之不斷也。



竇武字游平扶風人少以經行著稱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其冬立爲皇后武爲大將軍嘗有誅剪宦官之意

諫黨事疏 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武上疏諫

臣聞明王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

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强、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隷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

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伊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群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

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武之此疏能得之於桓曹節之事不能得之于后
莫爲而爲豈非命與

楊賜字伯獻秉子少傳家學篤志博聞

青蛇見上封事 賜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賜上封事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心假於君也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孼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孼災也君不合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虺蛇穴居陰之類故春秋

兩蛇鬬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爲鄭君後雍糺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旣立內蛇與外蛇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事見魯詩今亡失也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灾、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顏色未形徵應先見天人之際精微極矣

孔融

薦禰衡疏

衡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唯善孔融及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遂與爲友上疏薦之

疏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輙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

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伯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

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飛兎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何其言之有味也

後漢書

許清徹介夫　閻漳侯世濯晉水

雲間　顧在觀觀生輯評　顧之莘宗之叅訂

勾章陳　裕廣生　陳　祐天生

鄧禹字仲華南陽人聞光武安集河北杖策追及因進説

請用人以收民心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

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見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中興大計數語劃然

方望

辭隗囂書　更始遣使徵囂將行望以爲更始未知止之不聽囂以書辭謝而去

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創、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勲方緝、今俊乂並會、羽翮比肩、望無耆耈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忠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于五湖、咎犯謝

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
削跡歸慈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
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耶
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

此去便復終不可即豈不到令令人作想

竇融字周公扶風人更始時爲張掖屬國都尉光武即位遣使奉書獻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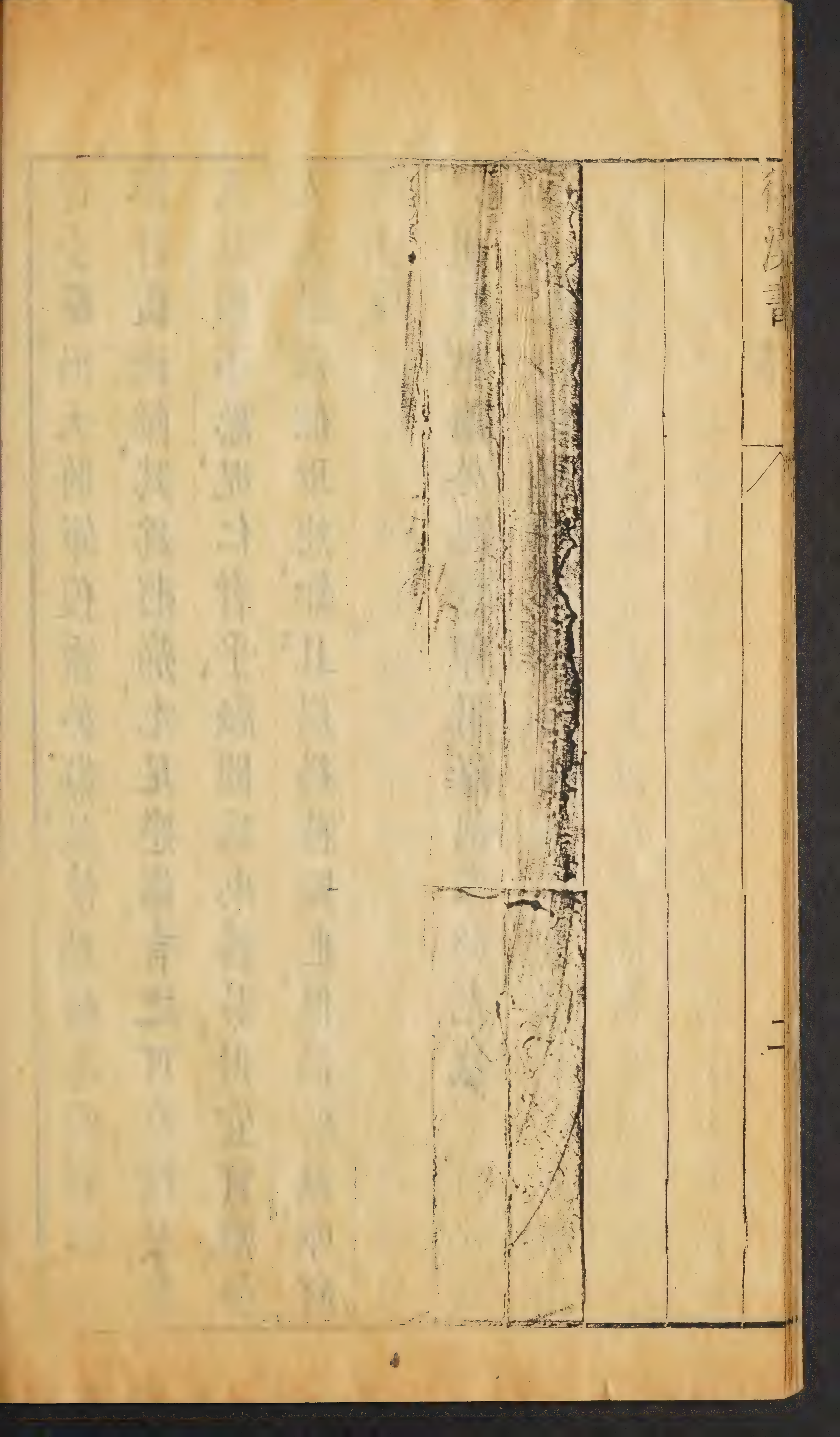
責讓隗囂書 囂反叛融與囂書

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戹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囂子恂之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埶局迫人

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臣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爲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迸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

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康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爲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用以納誨於隗囂、卽用以剖忠於光武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避地涼州隗囂與决籌策使援奉書洛陽引見世祖壯之後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

與囂將楊廣書囂發兵拒漢援爲書與囂將楊廣使勸諭于囂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言爲天下所指射也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王元字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

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亾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今更共陸陸

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
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
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
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
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
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
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
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
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

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伏波受齊詩不爲章句文采深壯果然不傍西漢人門戶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年十歲造河南尹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

報曹操書　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山陽郗慮承望風旨奏免融官操故書激厲融融報曰

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懽欣受之昔趙宣子登朝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爲司馬曲河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況無被人之功而敢枉

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即屈原也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齧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來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性旣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恥

取之於已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執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韓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者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它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郄爲故吏融非推進趙衰之拔郄穀左傳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郄穀可乃使郤穀將中軍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忌怨也況恃舊

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賢吏謂處也輙布腹心、修好如初、
苦言至意終身誦之、
免公者操也非慮也直曰視猶蚊虻能蚊虻操者
非泰山而何

袁紹字本初汝南人司徒湯之孫紹壯健好交結累世台司賓客所歸

檄曹操 曹操畏紹過河急擊劉備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攻許昌乃先宣檄

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汚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

攜養。嵩騰養子莫能審其生而本末因贓買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鋒俠言如其鋒之利也幕府董統鷹揚。埽夷凶逆。謂紹誅諸閹人續遇董卓侵官暴國。左傳侵官冒也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畧。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操引兵西將據成皐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傷多操爲流矢所中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奬就威柄。冀獲

秦師一克之報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儁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于徐方地奪於呂布陶謙爲徐州牧操初征之下十餘城後復征謙收五城遂畧地至東海還過郯會張邈與陳宮畔迎呂布郡縣皆應布西屯濮陽而操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陳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强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故復援旍擐甲席捲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

無德於兖土而有大造於操也會後鑾駕東反群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北鄙之警謂公孫瓚攻紹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

顧憲章又議郎趙彦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攺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栢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汚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矰繳克蹊阬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克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

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
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
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爲梟雄往
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强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
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
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
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乃欲遣螳蜋之斧禦隆
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
群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

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
掎其後雷霆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
滄海而注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
弛網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
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
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按文選及陳琳集此檄草自琳手本載不載並從
其人

班彪字叔皮扶風人彪旣高才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

史記論 司馬遷著史記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彪乃作後傳數十篇斟酌前史譏正得失

其畧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曁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

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

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
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
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
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
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
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
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
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多而吏不制宜數肆
青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

也、

赦害曲盡譏切臧吏刻心剔骨此本傳謂

情短討摘物情者也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耿介不和於俗以此不得升進竟不仕終于家

潛夫論 述赦篇 符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世號曰潛夫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惡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

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二、旣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旣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

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

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後此篇愼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無史記何以得有漢書未可輕論將不借彼短莫見此長乎然愼覈整齊自許殊不爲過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好學慱涉善於文辭

昌言理亂篇統參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嘆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

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
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蔚與鬱古字通而以奮其前志詎肯
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
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
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
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
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
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
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

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名角觝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于

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至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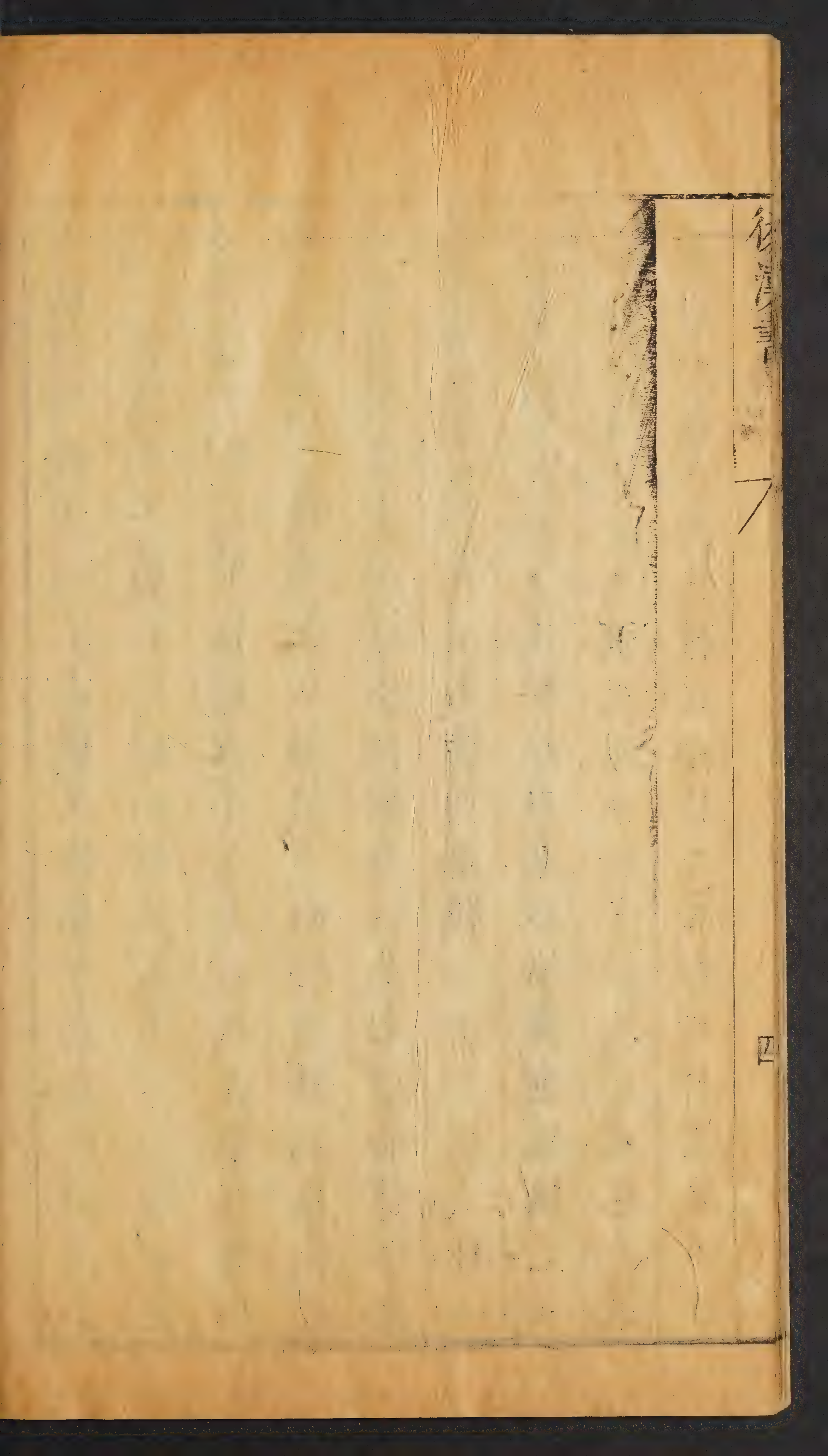
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

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塡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眄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天高蹐地厚猶恐有

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辨色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辨寒溫者將皆以修絜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勢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則又甚漢二百年而遭王莽

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前用以悲獻帝後用以自悲可以觀世亂矣



仲長統

昌言 法誡篇

法誡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

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

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于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

暖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豎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萬姓困敝也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

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嬖近輸權重於婦黨筭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東漢不任三公而亡以宦官曹魏不任宦官而亡以大臣馭得其道蠻貊可使馭失其道骨肉可疑豈意料所及乎

臧洪字子源廣陵人年十五以功拜童子郎中平末
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洪說超糾盟討卓不就超
復遣洪詣劉虞行途阻絕因寓袁紹紹以洪領
青州刺史又徙東郡太守

答陳琳書

時曹操圍張超洪從紹請救兵紹不
聽超滅洪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
之不下使陳琳以書責之洪因答焉

隔闊想思發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
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述敘禍福公私切
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
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忖褊心粗識鄙性
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

也本之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

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王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仇國足下當見久違不解救兵未

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楚子圍宋築室反耕示無還意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

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托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崔實字子真瑗子少沈靜好典籍

政論 實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伊尹作伊訓箕子作洪範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繇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怢音他沒反怢忽忘也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

忽眞、厭飫姦偽輕忽至眞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雕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綻音直莧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

之要

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自耿遷於亳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甫侯卽呂侯爲周穆王訓暢夏禹用刑之法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

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量力度德、春秋之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淸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

[illegible]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

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
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柑勒鞿輈以救之、
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柑以木銜其口也勒馬轡輈車轅鞿猶束也昔高
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
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
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
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
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
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

極自是之後答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亾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崇務嚴急亦救時之偏也

荀悅 字仲豫儉之子家貧無書每之人閒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

申鑒 悅遷侍中時政移曹氏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

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與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言自足也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眞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

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巳也故肅恭其心愼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

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强
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
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
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愼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
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
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
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
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
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

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

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

權勢已去言亦何補然志在匡君爲於不可爲之義也或視此爲媿已

廷篤字叔堅南陽人能著文章有名京師

仁孝論篤以病免歸家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

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

脩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
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縟末雖繁
蔚致有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肢之有心腹枝
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
爲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
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
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
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

互以爲稱虞舜顔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是君子務本言註䟽

班固字孟堅彪子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爲漢書百篇二十餘年始成大將軍憲以固爲中護軍竇憲固死獄中

典引固作典引篇述叙漢德蓋自謂得其致焉

辭曰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沉而奥有浮而清沉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莫不開元於大昊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帝出於震始以木德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亞斯之世變通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

乾則降戌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寇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徹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成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暗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廸哲備哉燦爛眞神明之式也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雖前聖皐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

分不恡其誅繼謂胡亥繼死也莽分謂公賓就斬莽也言天下先爲漢誅之高祖光武不親臨也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群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易曰君子正位凝命也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台讀曰嗣靡無也矢陳也敦猶迫逼也詩云矢於牧野又曰數敦淮濆書曰王秉白旄以麾撝亦麾也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孔佐謂孔丘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二代殷周賾幽深也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民以伯方統牧乘其命賜

彤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殷頌曰韋顧既伐黎崇亦國名書曰西伯既戡黎至于三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史記曰如虎如羆如豺如離于商郊離與嚮同革改也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然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爾。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政化之迹大略有常也篇籍謂詩書也朗明也渝變也言光彩文澡朗明而不變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

虞青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破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應亡適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顧二祖高祖世祖四宗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宣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顧養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尚書曰昭升于上厥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列辟謂古之帝王也乃始虞華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虞華固也言帝固為

考謙也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宇內。而禮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無乃葸歟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謂殷周二王之後謂漢之賓監視也視殷周之事以為監戒也屯衆也朋群也於是三事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辯別也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沉。肅祇群神之禮備。是以鳳凰來儀。集羽族以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肉角謂麟也緇文皓質謂騶虞

也黃暉采麟謂黃龍也河南三足烏集沛國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羨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麥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克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恁念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

神荅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勑天乎蔑輕也憚難也勑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伊考自邃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台我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蓺文屢訪群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成群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絣萬嗣煬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

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

哉緜續也汪汪猶深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唯唐與漢唯漢與唐

固以相如封禪爲靡秀麗之色政恐不及爾

曹世叔妻扶風班彪之女名昭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

女誡 昭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

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曹成壽之子子穀即成之字也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

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齊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人下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

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

闕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敬愼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强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

大順非宅寛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寛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

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
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
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
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
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
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
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
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
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陜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

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

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
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
尼嘉其不貳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
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
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
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
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
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
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惷愚之人於嫂則託

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布於中外耻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秀麗清折有過孟堅孟堅之文恒苦板重

後漢書

雲間　顧在觀覲生　錢塘吳思穆靜臍

許清徵介夫輯評　顧之萃宗之叅訂

勾章陳　裕廣生　陳　祐天生

光武受命祥符論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

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簒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眞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乘時龍而御天哉

此論轉折起伏秀氣干霄玩之不忍釋手

後漢書序

孝行傳序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已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

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
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
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
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
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
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
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
屈也斯葢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
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史問起居

加賜羊酒壽終於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

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
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
以爲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
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華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
志也撰其行事著於篇

[illegible]以孝爲行以行爲養古之取士[illegible]於孝也今乃以
[illegible]文何怪其成名受祿覩親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

後漢書序

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

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
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宅乎其
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
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
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
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
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葢億萬計。其後復爲
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

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
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
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
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
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
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
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
政薄於蓺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

敝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太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葢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

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隷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

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女王亂朝不忘經典東漢之學於是爲盛說者謂高祖溺冠罵士王莽之簒遂無仗節死義之臣光武興起學校黨錮之禍多殺身成仁之士理或然乎

逸氏傳序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頴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巳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

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篡取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代嚴光周黨王霸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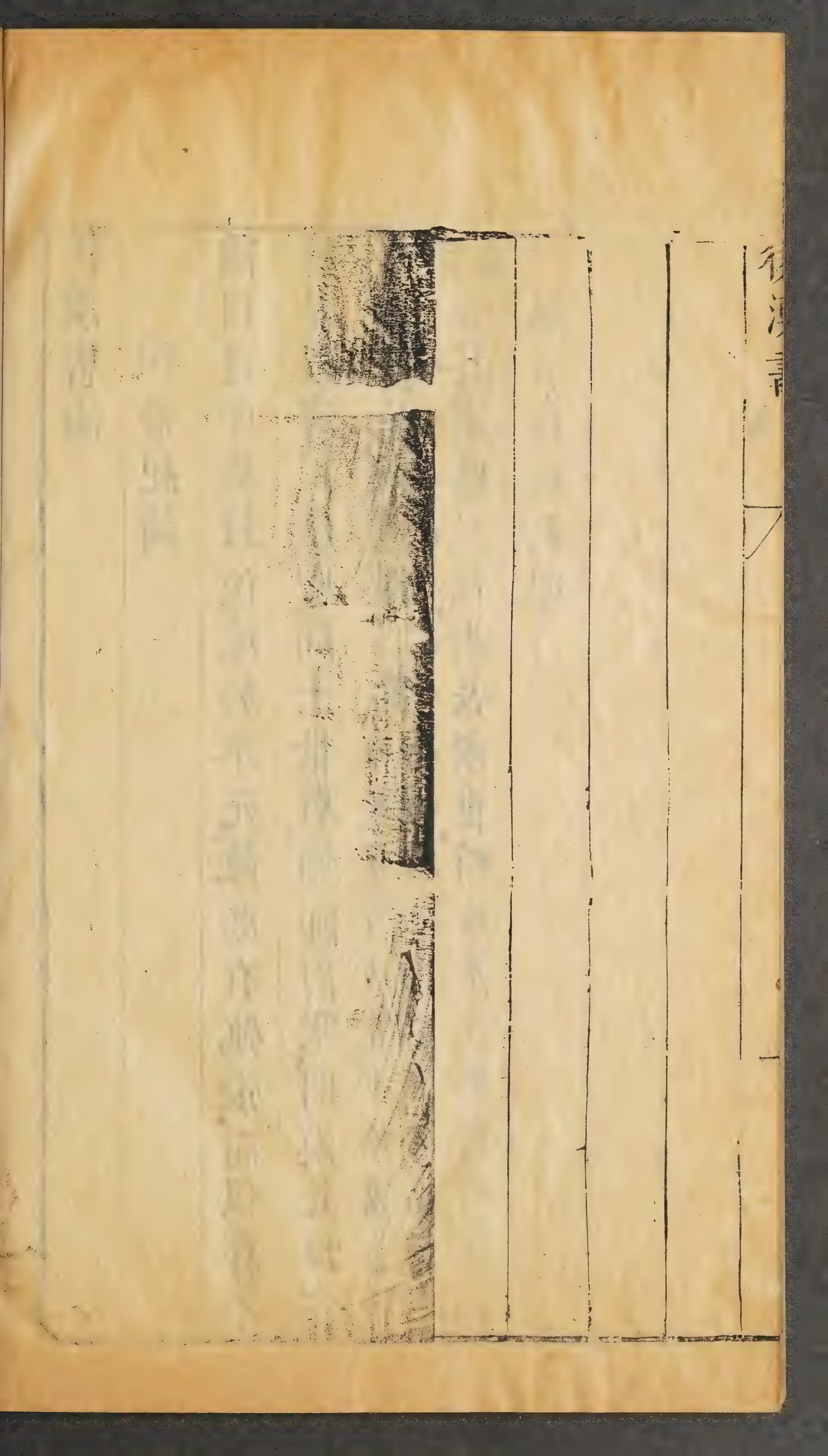
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後漢書論

和帝紀論

論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皆降服、西至海瀕四萬里、皆重譯貢獻。豈其道路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自有數也。

諷言自是正理



後漢書論

順帝紀論

順帝安帝太子王聖江京等搆陷廢為濟陰王安帝崩北鄉侯立薨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迎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即位

論曰古之人君離幽難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暴識情僞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傚僻之多與此所謂下愚不移者也

後漢書論

皇后紀論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

王晚朝關雎作諷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所得諸侯美人以充入之爵列八品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

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婕妤一娙娥二容華三充衣四昭儀五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長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順常十三舞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

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妃后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淄黑也。蠹食木蟲。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昭王立年少宣太后自知事以同母弟魏冉為將軍任政封為穰侯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

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章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靈思何太后也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靈帝時中常侍曹節矯詔遷太后於雲臺家嬰縲絏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

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西漢亡於外戚東漢亡於宦官然宦官專橫由母后臨朝不得與士人楚楚共對然後宦官得以申恣也此論痛深矣

後漢書論

郭皇后紀論

諱聖通眞定人更始二年光武擊王郎至眞定因納后生皇子彊建武二年立爲皇后寵衰怨懟十七年廢

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第承恩色雖險情贅行莫不德焉莊子曰附贅懸肬言醜惡也及至移意愛析燕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恚怨成尤而

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乎東海逡廵、去就以禮、使
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于古乎、
愛至贅者見德意移妍者獻醜甚乎好惡之情非
美惡所制已

後漢書論

隗囂傳論 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更始立季父崔擧事推囂爲上將軍更始徵囂以爲右將軍亡歸天水名震四川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于孤立一隅、介于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殁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絶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

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

假託劉氏，臣事更始，非夫崛起不撓帝制自爲者也，得非以其傾身下士，非修飾邊幅比乎

後漢書論

鄧禹傳論

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光武安集河北杖策追及光武拜爲前將軍遣西入関乘勝獨克赤眉復入長安遂爲所敗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闚

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爲乎。

帝難禹尤難以帝之處韓歆知之也

後漢書論

鄧騭傳論

（騭女弟爲皇后定策立安帝太后崩宮人受罰者誣告騭弟悝先謀立平原王騭與子鳳不食而死）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言外戚之家承隆寵於先帝不結恩于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圖謀也其人既居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主枉其本性與之圖謀政事非心所好也）來寵方授、地既害之、（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代權臣見居其地必須除舊方得授新）隙開埶謝、讒亦勝

之。君臣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勢漸謝於是讒人構會悲哉鷹悝。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流而燕也。

動遵法度檢束宗族如鄧氏猶爲有患權勢豈不可懼

後漢書論

吳漢傳論 漢字子顔南陽人為人質厚少文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外若騃戇中實狡黠姦乃可慮涉事風發政患其用足窮耳

後漢書論

邳彤傳論

彤字偉君信都人世祖從薊還失軍議者多言可還常安彤對非計世祖善其言而止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一晤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庭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高帝滎陽世祖河北得失天下大機只爭一着



後漢書論

中興二十八將論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管仲隰朋先軫趙衰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

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埶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塞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若以上法繩正

功臣則有害也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橈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荅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

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諸將未必人有文德可設之才、即詘其才孰與參其身抑於一時孰與沈其後嗣

後漢書論

馬援傳論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游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誠𥪡長人迺發杜季良郎以自禍目睫之論賢者

不免范史之說人可深思

後漢書論

宣秉張湛王良王丹傳論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譽毀别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張湛不屑矜僞之誚斯

不僞矣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觀於此論作僞何益

後漢書論

馮衍傳論

永謂衍曰高祖賞季布誅丁公今遇明主亦何憂衍曰記有之人挑其鄰人之妻長者詈之少者報之後夫死取其長者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己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怨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

衍與朱邑書不敢過甚是以汞雖主帥猶得進用

而衍終見黜非徒後至之故

後漢書論

梁統傳論

遺爲

[illegible]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靜爲良

相城門賑與貧賤小黄門用事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illegible]臣[illegible]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埶屬彫弱之期而匡朝郵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輿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尼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況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

而豈徒然哉。

如商之善柔非冀之貪亂庶几保宗亦不幸爾

後漢書論

丁鴻傳論

鴻父綝爲侯鴻當襲封讓國於弟盛九江人鮑駿讓之鴻感悟還就國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情而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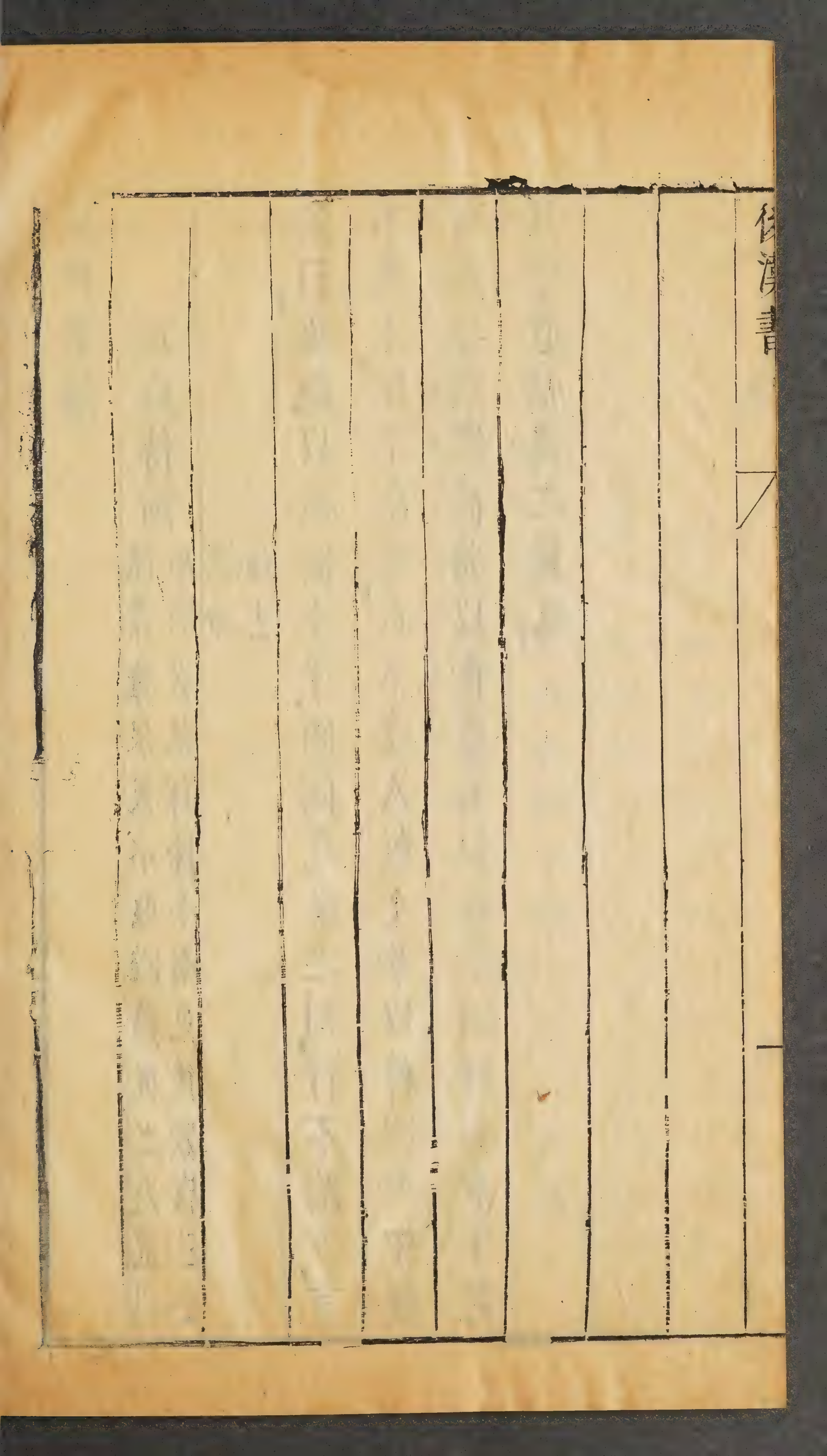
之方悟者、並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
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愼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
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狥名者焉、
其在於今求如彪愷又何可得

後漢書論

班彪傳論

隗囂擁衆天水彪避難從之光武聞彪材召見拜除令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輙去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閒、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後漢書論

班固傳論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固序游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則輕仁義賤守

節愈矣司馬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固既不免曄又甚焉謂之何哉

後漢書傳論

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胡廣傳論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夫紆於物則非己。直於志則犯俗。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若履平路易可因循如踐險塗則難先顛覆也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岐路之間也。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古人以宴安爲戒。豈數公之謂乎。

五人大惡未著然處嘗如此履變可知易因難御

徹而深矣

後漢書論

張晧王龔傳論 晧拜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龔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黄憲陳蕃等

論曰張晧王龔稱爲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其利詎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淳于長受稱于方進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柱

下無朱文之軫也、老子周宣王時爲柱下史朱文畫車爲文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棄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永無朱文之歎也

推賢好士苟有其人天下歸心然賤者所歸貴或未好所以難爲其人也

後漢書論

蔡邕傳論

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到署祭酒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卓被誅邕在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漢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收付廷尉死獄中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

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舉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為戮未或聞之典刑

楊雄蔡邕當是一人一頌王莽一嘆董卓士大夫於此二人者每多怨辭何哉

後漢書論

陳實傳論

實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譬曉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絜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太丘至德百世所師獨弔張讓將無德厚有裕風節未優史稱復誅黨人讓感實故多所全宥未知所全所宥伊何人耳

後漢書論

孔融傳論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園即刓字每貪也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操欲害仝既久逡巡不遽下手氣有以懾之也生命人所共貪子姓誰能無眷忠臣義士割其至痛天地所以疇覼奸雄懸此忌憚理則然矣有謂東漢之禍黨人激之者是何其言之不祥也

後漢書論

皇甫嵩朱儁傳論

論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尅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葉公子高率楚衆以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投袂奮袂也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

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焉，葢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嵩儁手握重兵，身居上將，清塵奉蹕，匡復宗社，力所優為，脫淵倒阿，坐聽沉沒，未可與權，夫子所嘆

後漢書論

儒林傳論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喻學者文煩碎

也　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埶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

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綿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後漢書論黨人稱其教行於下人曹操身不篡位推力孔融皇甫嵩張溫散兵應詔尋原儒學激情抉義自屬久長事不盡然道則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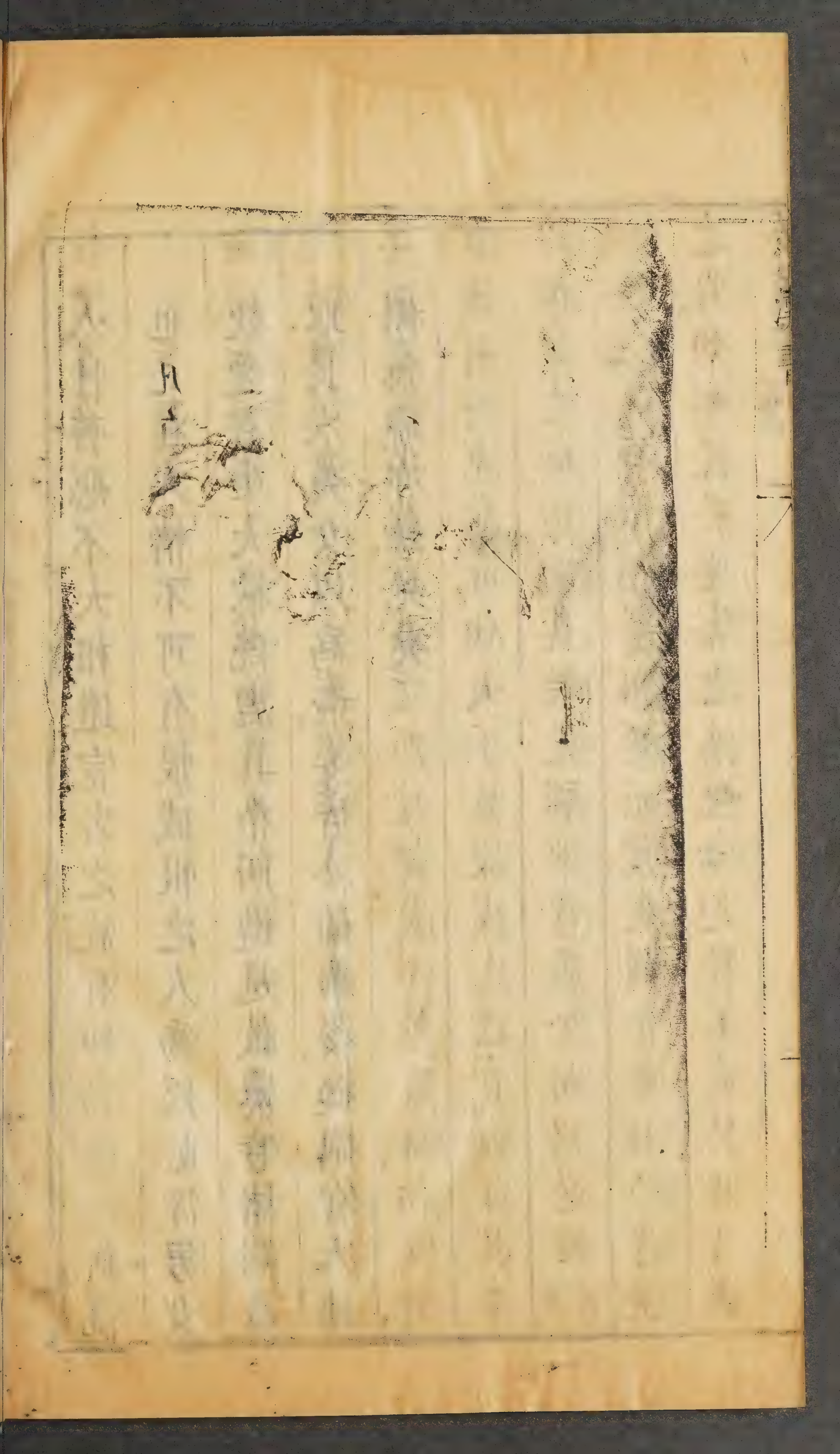
後漢書論

宦者傳論

論曰自古喪大業絶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容無暉於門閫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外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

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謂呂強也或敏才給對飾巧
亂實若良賀對順帝不來人也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曹騰進邊韶延周等
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
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詐利
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謂蔡邕對詔王甫曹
節竊覬之乃宣布於外而邕下獄也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謂竇武謀誅宦
者反為宦者所殺也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
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
夕哉

人性善惡不大相遠宦者之流有如毒藥此何說也凡在人情不可有恨感恨之人爲惡必深男女歡愛有生大欲旣處其枯所遭是敵漢時諸閹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轉側無聊亦繇見矣



後漢書論

西域傳論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籯金而賜龜綬。漢舊儀曰銀印皆龜紐後服則繫頭顙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絶於時月。商

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

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絶人區感驗明顯則
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
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
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
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
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
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
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
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

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因報之說用以懼惡懺悔之門假之誘善此聖人之微指也今人窮淫逞殘無所不極半貫施捨一日供設便謂作福遣災是爲閉善勸惡者矣

